

單親劏房少年 無錢無助無奈

母病姐失業 18歲仔拒撿綜援：最怕有色眼鏡



■ Bruce 不怕辛苦，只想靠自己的力量撐起家庭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抗擊 新冠肺炎 「疫境下，他們怎麼過」

來自單親家庭、居於百多呎劏房的中四學生 Bruce，母親早前完成手術正臥床休養。疫情纏擾多月未散，他既憂心擠迫環境下母親的健康，亦因自己網上學習問題而困擾，更苦惱的是，原為幫補家計於餐廳做兼職侍應，也要放無薪假致收入歸零。18歲的青春，哪怕不是年少輕狂、寫意玩樂，至少也應無憂無慮；但今年18歲的他，在新冠肺炎陰霾下的香港，面臨的「疫境」卻尤其沉重……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

■一家三口住在百餘呎劏房，Bruce 擔心衛生問題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年前由內地來港的 Bruce，現於某 Band 3 學校讀中四。因父母去年離異，現時他與母親及姐姐，三人正蝸居在深水埗一個百多呎的劏房。

盼盡快遷入過渡屋

「那是一個大單位分割成三個小單位，我們幾家人共用一個廁所」，Bruce 形容說，「家裡放得下一張碌架床，我睡上舖，姐姐和母親就睡下舖。」由於近日曾出現劏房住戶感染新冠肺炎的新聞，Bruce 大嘆無奈，但也只能暫時忍耐着較惡劣的居住環境，「幸好我母親比較愛整潔，也會幫忙清潔一下廁所……」

被問到會否擔心健康風險，Bruce 透露母親早前曾接受手術，現正處於休養階段，而疫情發展難料，對母親的身體狀況，他難免憂慮。

如同其他基層市民，Bruce 家中口罩存量有限，為減低感染風險，「我們只能減少外出次數，平均三

四天才出去一次。」而為改善居住環境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正幫助他們申請，看看能否盡快搬進過渡性房屋。

兼職放無薪假 難補家計

雖然生於貧困家庭，Bruce 卻非常有志氣，寧願在課後打工幫補家計。他原於九龍一所自助餐廳兼職侍應，「平時一星期工作三四天，若生意好的話，最長連續一個星期都沒放假」，放學後到餐廳上班，晚上回到家已經是 11 點多，但他並沒有因此荒廢學業，「我每天都預留三四小時做功課和溫習。」

Bruce 的粵語帶有口音，有時候也有個別食客因而出言嘲笑，不過他未有介懷，「幸好老闆是外國人，他的粵語也說得很一般」，雖然偶爾遇到這些麻煩食客，但整體來說，同事關係、待遇等也還不錯，所以他一路堅持了下來。

然而，那只是疫情爆發前的情況，現在餐廳人流大減，所需人手

也少得多，Bruce 亦只好被迫放無薪假。他慨嘆說，母親術後未能工作，姐姐也因疫情無法找到工作；雖然餐廳仍為他保留職位，但實際上並無收入，對於復課、復工無期，他實在感到無奈。他透露，現時一家只靠分居後的父親寄回的微薄贍養費，用來繳交劏房租金，平常只能盡量節省其他開支。

擬轉做「外賣仔」搵錢

縱使經濟拮据，Bruce 表明並不願意申請綜援，而是盡量靠自己，他表示，若在學校參加課外活動，學校也會向有需要學生提供部分資助，但他實在害怕，不知道其他人會如何看待，直言「我最怕這些有色眼鏡」。

他只希望疫情能盡快平息，讓自己可繼續上班，又主動向記者表示，現時餐館顧客減少，對外賣的需求可能更多一些，正積極考慮加入「外賣仔」行列，嘗試申請做送餐專員賺錢，為家裡負擔部分開支。

腼腆大男孩：我不想上鏡

「可以的話我不想上鏡，而且我的粵語還有些不好。」記者與 Bruce 通過 WhatsApp 約訪，一開始文字的交流，已隱約感受到他的腼腆。隔天與他見面，的確是一名乖乖孩子的模樣：他穿着感覺略大的黑色運動套裝、一雙乾乾淨淨的白色球鞋；臉形、體形瘦削的他，彷彿急不及待想要長大，讓他有足夠的力量，撐起身上的運動服，還有他的夢想。

Bruce 未有埋怨家庭經濟的貧乏，但對讓別人看見自己家中情況，卻始終感到羞怯；記者原希望他能發張家居環境圖片，被婉拒了，明言不登報，甚至在鏡頭外想他以手機展示一下居家環境，他亦說「屋企……不好意思，不可以啊……」

雖然家境貧困，居住環境欠佳，Bruce 仍能在逆境中找到生活裡的「小確幸」。記者和 Bruce 打算到深水埗街頭拍照，途經一間傢俬店，他即興奮地指着店門口那張小型的摺疊木桌子，說「有次我和母親逛夜市，買了一張相似的桌子，只是 50 塊錢，在外面買都要上千元哩！」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停課靠網學 幸借到電腦

由於兩地教育制度差異，特別是香港的通識科，教學概念及答題方式都與內地大有差異，Bruce 來港後適應需時，最終要降級重讀；而在疫情下家中欠缺電腦器材，只有破舊的二手手機，大大影響他的學習成效。不過縱有不少困難，他仍然懷抱升學夢，希望考上大學心理學系，向成為臨床心理學家之路邁進。

想讀心理學 助人尋出路

Bruce 對心理學的興趣，或許與其基層成長背景有關。他坦言，因為資源貧乏，小時候已經有一種孤立無援的感覺，所以想更深入認識相關的心理狀態，嘗試為有需要的人找到出路。不過，他的求學之路並不平坦，由於所讀中學升讀大學的比例不

高，自己亦未有太多資源可放在支援學業成績上，只能多加努力，平時多讀英文報紙，「當初我每個字都要查字典，現在慢慢能從字裡行間猜出單詞的意思。」

上學期成績單仍未收到

繼去年的修例風波，至今年初襲港的新冠疫情，Bruce 的學校生活一再中斷，「上學期的成績單我現在還未收到呢！」他表示，為了維持學習進度，除了上網自學，學校也會發電子功課，但對於家中沒有電腦、手機網絡速度有限的 Bruce 來說，卻是苦不堪言。「用手機做功課不方便，手機螢幕小，加上很多文字檔都要經過電腦開啟、編輯。」他手持由親戚轉贈的破舊二手手機，無奈地表示，「現在唯有用手機拍下手寫答案，再上傳給老



■網上學習對於沒有電腦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大難題。資料圖片

學校復課無期，網上學習的頻率日增，Bruce 特別感謝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從中協調，讓他可暫借電腦學習，「非常感謝，稍後終於可以有一台暫借的手提電腦了！」他亦期望疫情能夠盡快過去，可以重返校園繼續學習。畢竟對基層學生而言，電子學習始終只是疫情下的權宜之計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沒有一味埋怨 只求「大庇天下」

新聞報導中常見的社會問題，幾乎都能在 Bruce 的身上找到。在短短的訪談時間裡，Bruce 對沉重的包袱只是輕描淡寫，沒有說出賺人熱淚的情節，也沒有一味埋怨社會不公。他所描述的，只是他的日常——而這種日常，是由各種各樣我們不願想像的零碎片段堆積而成。

對於體形瘦弱的 Bruce 來說，是什麼讓他有足夠的意志、堅韌和毅力，去跨越眼前遇到的困難？光說「夢想」，就足以讓他咬緊牙關挺過去嗎？光談「未來」，就足以讓他有勇氣撐下去嗎？

當然，他在言談間難免會流露出些微自卑感；但這種自卑沒有讓他變得憤世嫉俗。

被問到他希望政府或社會能給他哪些支援，他只是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振興旅遊業、飲食業等，「因為全港基層市民太多，只有從整體改善經濟環境，全港才能有所得益。」口吻大有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的氣魄和胸襟。

疫境下的香港，Bruce 的情況或許只屬冰山一角，但他提醒著我們，社會仍然存在無數難題和挑戰；我們也希望藉此案例，鼓勵那群默默耕耘的基層市民，期望能給予活在黑暗中的人一點光亮和溫暖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



■劏房環境狹窄，容易出現衛生問題。資料圖片